

不知不覺竟然離開家鄉已經滿月了。此乃有生以來，單獨出國最久的一次，看來這個記錄會一直破下去了。

自從上次見了所長 (Dr. Bruce G. Schuchard) 以後，日子真的就不好過了。他和歐使華教授 (Dr. Jeffrey A. Oswald，曾在信神教過我諸多新約課程) 討論過後，除了給我一份一年多以後大考要看的書單，並決定了我在九至十二月的秋季班該上的課程。他們「強烈建議」我先去旁聽四堂道學碩士一、二年級的課程。就是希臘文複習、希臘文讀經、希伯來文讀經、及路德神學入門。

乍聽之下，起初有點失望；因為都是旁聽課程，都不算學分。這表示畢業時間要往後延。不過經過他們的解釋，我才知道其後有一深厚的教學理念，不禁深為佩服並順從。

他們認為在研究所的進修，一開始不能求快，要先把基礎打好。既然我的主修是解經神學，那麼最好能在這兩種聖經語言的基礎上，做紮實的奠基。再加上我剛來，最好能先熟悉路德宗的神學、及本校的教學授課模式。基礎越好，將來作進深學習時才能貫通，免得因力有未逮而回頭修課，反而造成欲速而不達。

Fundamental is always the most important. 這是我到這裡來學到的第一課，一生受用。

他們也建議我先去旁聽暑期班初級希臘文的課程。這是一門密集班，每天上三個小時。由前所長 Dr. James W. Voelz 任教。上了兩週之後，我才知道我的末日來了。韋教授對原文聖經的熟悉度像張三豐對太極拳的熟悉及造詣一樣。是本校大師級的人物。但他卻非常重視學生的原文基礎。上起課來不疾不徐、旁徵博引。每一個希臘文動詞都有接近 289 種變化。無論語氣、時態、語態、人稱、性、數、格，來龍去脈都在他手中自由流轉，看的我都傻眼了。上他的課就好像一個大一經濟學系的外國新生，在芝加哥大學聽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上經濟學原理。

可憐的我，不要說其內容了，連其英文都難跟上。我非常努力地一目十行，但過目即忘。我耳聽八方，但腦袋空空。其他的學生似乎也都是天才，都能跟老師互有往來、還夾雜笑話。而我如同鴨子聽雷、目瞪口呆。教授上課一再重複上面那句格言。上課時要求學生合起課本，先聽他講觀念及核心重點。接著才看課本舉例說

明。然後馬上小考。其他老外學生幾乎都能答對 90% 以上。而我只能勉強猜對 20%。課後又出很多作業，要我們不停練習。真是欲哭無淚、不勝欷歔啊！

有個黑人同學跟我住同一棟宿舍。此君情況與我類似，也是家中妻小留在祖國，單獨出來。他來自西非，但我見他笑口常開，認真用功，於是問他何以能如此樂觀？他竟回答：It's God's grace. Even so hard, but no complaint. 真是一語驚醒夢中人，讓我感受到從神來的激勵。我頗有感觸的回答：That's it. Blue whoshe ,and whose! 他一連迷惑的問：What? 嘿嘿！他當然聽不懂了。因為我講的是「不如虎穴、焉得虎子！」

學術加上敬虔的訓練是可以平衡經歷的。這是我到這裡學的第二課，一生銘記。

前兩日有兩位以前在校園團契帶過的學生，從 Kentucky 州特來看我。他們開了 400 公里的車，帶來了鼓勵、安慰、肉鬆、醬菜、蜜餞、溫暖、花生、餅乾及各式小吃。還開車載我觀訪名勝、欣賞名畫、上中國餐館。沒想到當年只不過付出滴水，今天他們以湧泉回報。他們真是上帝差遣來的天使，使一個異鄉遊子能稍解思愁。讓我感動莫名、滿懷感恩、只有以淚眼迎送。

由於網路的方便，我可以從各種電子報得知國內的現況。這一個月來，一些駭人的新聞（像少年兇手、飛碟公主跳樓）仍不減反增。少了天災、但人禍頻仍。其實美國社會許多地方更亂、聳人聽聞事件更多。但有歷史傳統的福音派宗派、教會，並未因此失去方寸、採取偏方或速成方式來解決困境。來修原文讀經的學生，有許多是帶職事奉的信徒。神學院仍然認為深度的解經基礎訓練，是不可廢的。他們相信，訓練更多竭力蒙神喜悅、作無愧的工人、能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道的傳道者，才是教會能長期屹立不搖、不隨異教之風飄盪的主因。儘管要花較長的時間，但基督徒應該用歷史的眼光、而非商業的眼光看時代。

此間神學院保留了許多傳統的路德宗儀式。每日都有集體崇拜時間。教堂是全校最大的建築，莊嚴樸實，卻不華麗。常有聖餐的禮拜、並不斷重複聖經與信經的教導。敬虔的訓練絕不因學術的強調而有忽視，實乃一大享受也。

不久前，再度拜訪路德銅像。詳察之下、發現不僅其眼睛炯炯有神，嘴角似乎還有淺淺的微笑。這是否是我心理作祟，覺得他不是嘲笑當時的教皇，而是在嘲笑我？含意是「你總算知道這裡不好混了吧？！」